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經部

詩本義卷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時世論

案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
周召之邑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大王王
季之教於已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
至武王滅紂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

得聖人之化者繫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
繫之召公謂之召南今考之于詩義皆不合而為其說
者又自相抵牾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
奭所施大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關
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采芣皆后妃之事鵲
巢采芣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大姒也麟趾騶虞皆
后妃夫人德化之應草蟲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
漢廣汝墳羔羊標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

化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餘三篇
甘棠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穠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
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
合者也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
謂召公也謂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
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
南皆文王大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
王大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

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於歌頌爾
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
所載文王大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
說左右皆不能合也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
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大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
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又自相牴牾矣
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
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至于關雎鵲巢所

述一太姒爾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王爾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沒羣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於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於文武其詩為風為雅為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

於詩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已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失也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意不類蓋常以哀傷為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為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臺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

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威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大
如賢妃又有內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為稱述遂以關
雎為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大如始故於衆篇所
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
與騶虞之瑞亦以為后妃功化之成效故曰麟趾關雎
之應騶虞鵲巢之應也何其過論歟夫王者之興豈專
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人以致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
德之助以興爾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

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緩其
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司馬遷之於學也雖博
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為說必有老師宿儒之
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
有取焉昔吳季札聞魯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貳怨
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
亦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
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

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為文王武王之
為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
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不
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
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
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
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
為武王也據詩之文但云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

以增就其已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嘻

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為武王由信

其已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

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

而曲也以為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

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

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

辨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余於周南召南辨

其不合者而關雎之作取其近是者焉蓋其說合於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辨之而不敢必有待焉夫毛鄭之失患於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若余又將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以不辨辨而不敢必使余之說得與毛鄭之說並立於世以待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本末論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公召

公召公自有詩則得列於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
列於本國而上繫於豳豳大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
之詩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
何彼穠矣武王之詩也不列於雅而寓於召南之風常
棣周公之詩也不列於周南而寓於文王之雅衛之詩
懿公之詩也或繫之邶或繫之鄘或繫之衛詩述在位
之君而風繫已亡之國晉之為晉久矣不得為晉而謂
之唐鄭去咸林而徙河南為鄭甚新而遂得為鄭自漢

已來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柰何應之曰吾之於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於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為風雅頌而比次之以藏於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

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於周末方修禮樂之壞於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於六經著其善惡以為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為之義訓恥於不知而人人各自為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已學其於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也不出於

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繫於此或繫於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雖其本有所不

能通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所謂周召邶鄘唐豳之風
是可疑也考之諸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
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
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為衆說汨之使其
義不明今去其汨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出矣今夫學
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
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
者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於太師矣

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
害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已知詩
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矣

豳風

或問七月豳風也而鄭氏分為雅頌其詩八章以其一
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
之半七章八章為頌一篇之詩別為三體而一章之言
半為雅而半為頌詩之義果若是乎應之曰七月周公

之作也其言幽土寒暑氣節農桑之候勤生樂事男女耕織衣食之本以見大王居幽興起王業艱難之事此詩之本義毛鄭得之矣其為風為雅為頌吾所不知也所謂七月之本義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末有所難知者闕之可也雖然吾知鄭氏之說自相抵牾者矣今詩之經毛鄭所學之經也經以為風而鄭氏以為雅頌豈不戾哉夫一國之事謂之風天下之政謂之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此毛鄭之說也然則風諸侯之事

雅天子之事也今所謂七月者謂之風可矣謂之雅頌則非天子之事又非告成功於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風雅頌之為名未必然然於其所自為說有不能通也問者又曰鄭氏所以分為雅頌者豈非以周禮籥章之職有吹豳詩雅頌之說乎應之曰今之所謂周禮者不完之書也其禮樂制度蓋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於事則繁雜而難行者多故自漢興六經復出而周禮獨不為諸儒所取至或以為黷亂不驗之書獨鄭氏尤推

尊之宜其分豳之風為雅頌以合其事也問者又曰今豳詩七篇自鴟鴞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自為一國之風然則七月而下七篇寓於豳風爾豳其自有詩乎周禮所謂豳雅豳頌者豈不為七月而自有豳詩而今亡者乎至於七月亦嘗亡矣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之由是言之豳詩其猶有亡者乎應之曰經有其文猶有不可知者經無其事吾可逆意而謂然乎

魯問

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武臣在泮獻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閼宮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又曰淮夷來同魯侯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魯在春秋時常為

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於春秋史記者可數也皆無詩人所頌之事而淮夷戎狄荆舒徐人之事有見於春秋者又皆與頌不合者何也案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各一此魯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爾二十八年圍許是時晉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而魯亦與焉爾十五年楚伐徐魯救徐而徐敗十八年宋伐齊魯救齊而齊敗二十六年

齊人侵伐魯鄙魯乞師于楚楚為伐齊取穀春秋所記
僖公之兵止於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
能滅項反見執于齊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其所救
者又力不能勝而輒敗由是言之魯非強國可知也烏
有詩人所頌威武之功乎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烏
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會齊侯于淮
爾是會也淮夷侵鄆齊侯來會謀救鄆爾由是言之淮
夷未嘗服于魯也其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鄭氏以

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案
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十七年伐山
戎遠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北
戎魯又不與鄭氏之說既繆而詩所謂戎狄是膺者孟
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說豈僖公事也荆楚
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時楚方強盛非
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強不敢速
進乃次于陘而楚遂與齊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為

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許男卒
面縛銜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桓救徐而力
又不能勝楚卒敗徐取其婁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
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爾蓋舒為徐取之矣
然則鄭氏謂僖公與齊桓南艾荆及羣舒者亦繆矣由
是言之詩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皆與春秋不合
矣楚之伐徐取婁林齊人徐人伐楚英氏以報之蓋徐
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於魯而求助於齊以報之以此

見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合於春秋矣詩孔子所刪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詩之言不妄則春秋疎繆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其將柰何應之曰吾固已言之矣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是也惟闕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問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

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自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

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詩本義卷十四

詩本義卷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詩解統序

五經之書世人號為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於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能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

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褻之辭也曰猥
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
考於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為知
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
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
用焉迹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
欲制其方圓是果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
後幽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

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槩
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
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辨固已廣博
然不合於經者亦不為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繆妄蓋
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
俗善惡之事廣闊遼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
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疎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
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為之蕪泥云爾

二南為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
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為正乎曰可與不可非
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
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
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
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
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

詩在商不得為正在周不得為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
由已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
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
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
在商為變而在周為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述之
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

人之治然也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為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賢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

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
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矣雅頌不可混周迹之始其
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
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
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
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
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
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大姒

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
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
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
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
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
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

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
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
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出矣雅頌不興王
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
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
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
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
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

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正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未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在諸侯而雅頌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䟽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為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為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陳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

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為紂都而紂不能
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
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為
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為堯封
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
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穆姜卜
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為卦說夫穆姜始筮時
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

然左氏不為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
明白可驗而不足為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
王失位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
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
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為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
也既微其辭然猶不欲公傳於人第口授而已況一樂
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為
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為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蔑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

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
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
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
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
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
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詁訓時移

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彼刺
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
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
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豔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
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
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
當云番維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
為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案法

為鄭氏者獨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
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落歸向皆無刺厲王
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為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
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
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
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

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彊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于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于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

請于天子其非彊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
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
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
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
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為頌者所謂憫周之失敗魯之
彊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篇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

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案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于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

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詩本義卷十五

詩本義附錄

詩圖總序

鄭氏詩譜

詩圖總序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
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公召公為周
南召南其八篇為小雅六篇為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
篇為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
篇為小雅十二篇為大雅三十一篇為頌是為詩之正
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缺又六世厲王政益衰
變雅始作厲王死于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

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于洛邑號東
 周周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為風下同列國至於桓莊
 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
 夫作詩七篇周之太史以為周公詩主道幽國公劉太
 王之事故繫之豳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
 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次
 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
 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

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王至
頃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次比考於舊史
先後不同周召王豳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世家
絕其可考者七國而已陳齊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
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
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
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
為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有其次說者莫能究焉

其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詩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遺說而依其次第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依鄭為圖故風雅變正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

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
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
可數焉以圖推之有吏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
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
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鄭氏詩譜

宋 歐陽修 補亡

鄭氏譜序云自共和以後得太史年表接於春秋而次序乃明今詩諸國惟衛齊變風在共和前餘皆宣王已後予之舊圖起自諸國得封而止於詩止之君旁繫于周以世相當而詩列右方依鄭所謂循其上而省其下及旁行而考之之說也然有一君之世當周數王者則考其詩當在某王之世隨事而列之如鄘柏舟衛淇澳

皆衛武公之詩柏舟之作乃武公即位之初年當繫宣王之世淇澳美其入相當在平王之時則繫之平王之世其詩不可知其早晚其君又當數世之王則皆列於最後如曹共公身歷惠襄頃三世之王其詩四篇頃王之世之類是也今既補之鄭則第取有詩之君而略其上下不復次之而粗述其興滅於後以見其終始若周之詩失其世次者多今為鄭補譜且從其說而次之亦可據以見其失在予之別論此不著焉

周召

文王

武王

關雎

甘棠

葛覃

何彼穠矣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耳

茱萸

漢廣

汝墳

麟趾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麋

駟虞

周詩世次依毛鄭說則如此考於實則其失尤
多已具予之別論大小論亦然自邶鄘已下或
有依毛鄭之說而又失錯者各隨而正之如後

邶 鄘 衛

夷王 厲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襄

項侯 釐侯 釐侯 釐侯 武公 武公 州吁 黔牟 惠公 惠公 文公

邶 柏舟

武公

莊公

宣公

惠公

懿公

鄘 蝦蟆

鄘柏舟

宣公惠公

戴公相鼠

右武公

衛淇澳
邶燕

文公

右武公日月

邶載馳

邶綠衣終風

右戴公

衛考槃擊鼓

衛碩人凱風

右莊公
右州吁

邶雄雉

匏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采芣

衛氓

竹竿

伯兮

有狐

有宣公

衛懿

鄭僭

桑中

鷄奔

先蘭

有患

修據史記年表及衛世家云周武王封康叔於衛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建伯

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頃侯立當夷王時衛
之變風始作至於襄公凡十二君而有詩者六次於
譜自成公已下無詩又二十四君至於君角為秦始
皇帝所滅鄘柏舟衛淇澳已解於左惠公厯桓莊釐
惠四王之世而詩皆在初年蓋皆惠公幼時之詩也
文公厯惠襄二王之世而定之方中乃其即位二年
之時故繫於惠王之時

檜 鄭

夷王厲共和宣幽平桓莊釐惠

羔裘桓公桓公武公莊公昭公昭公厲公厲公

素冠莊公仲子厲公子疊東門文公

隰有萋萋緇衣摯田有女子儀蔓草漆洧

匪風右武公大叔右昭公扶蘇右厲公右厲公

右檜羔裘褰裳蒹葭清人

無世遵路右厲公校童右文公

次其女曰丰

詩在

夷厲

之際

右莊公

齊釐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右昭公

修曰鄭桓公以周宣王二十二年始封於鄭立三十

五年為犬戎所殺子武公立當平王時而鄭之變風

始作至於文公凡七君而有詩者五次於譜自穆公

已無詩凡十六君至於君乙而為韓哀所滅莊公共叔段之亂在平王之世則大叔于田已上三篇當繫平王時有女同車昭公前立時事褰裳厲公未會諸侯已前亦前立之事故皆繫於桓世

齊

懿 孝 夷 厲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哀公 胡公 武公 武公 莊公 莊公 釐公 襄公

胡公 獻公 厲公 釐公 襄公 南山

雞鳴

還

著

東夷

東夷

右哀公

武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修據周武王封大公於齊卒子乙公立卒子癸公立
卒子哀公立當懿王時齊之變風始作凡十君至於

襄公而有詩者二次於譜自桓公以下無詩凡十六君至於康公貸為田和所篡

魏

平桓

葛屨

汾沮如

園有槐

燕之聞

伐檀

碩鼠

右魏無世家其詩在平桓之間

唐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靖侯

僖侯

殤侯

文侯

鄂侯

晉侯

晉侯

獻公

僖侯

獻侯

文侯

昭侯

小子侯

武公

葛生

穆侯

孝侯

哀侯

無衣

采芩

殤侯

蟋蟀

石僖侯

鄂侯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杖杜

羔裘

鵲羽

晉侯

有杖之杜

右昭侯

修據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唐卒子熒立改為晉侯卒
子武侯立卒子成侯立卒子厲侯立卒子靖侯立卒
子僖侯立當宣王時唐之變風始作凡十三君至於
獻公有詩者四次於譜自惠公已下無詩又十九君
至於靖公為韓魏趙所滅

秦

厲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襄

秦仲 秦仲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公 武公 武公 德公 穆公

莊公 襄公 文公 靈公 德公 宣公 康公

駟鐵 出公 成公 晨風

小戎 武公 穆公 無衣

蒹葭 渭陽

終南 權輿

右襄公 右康公

修據周孝王封非子於秦邑為附庸非子卒秦侯立

卒子公伯立卒子秦仲立當周宣王時命為大夫而
變風始作凡十一君至于康公有詩者三次於譜共
公已下無詩又二十一君是為始皇帝

陳

共和宣幽平桓莊釐惠襄頃

幽公釐公武公平公桓公莊公宣公宣公共公

釐公武公夷公文公厲公宣公穆公靈公

宛丘衡門平公桓公莊公共公株林

東門粉東門池

右幽公東門楊

右釐公

省鵲巢澤陂

月出右靈公

右宣公

修據周武王封端滿於陳是為胡公卒子申公立卒
弟相公立卒申公子孝公立卒子慎公立卒子幽公
立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始作凡十三君至於靈公
有詩者五次於譜成公已下又六君至於湣公而楚
惠王滅陳

曹

惠王

襄

頃

莊公

共公

共公

僖公

侯人

昭公

鴈鳩

共公

下泉

蜉蝣

右昭公

修據周武王封叔振鐸於曹卒子太伯脾立卒子仲
君立卒子宮伯立卒子素伯立卒弟幽伯立卒弟戴
伯立卒子惠伯立卒子碩角立卒弟繆公立卒子桓
公立卒子莊公立卒子釐公立卒子昭公立當周惠
王時曹之變風始作至於共公凡二君有詩次於譜
共公已下無詩又十君至於伯陽宋景公滅曹

幽

成王

周公

七月

鷓鴣

伐柯

九罍

破斧

東山

狼跋

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黍離

兔爰

采芣苢

君子于役

采芣苢

羣陽陽

大車

揚之水

中谷有蓷

葛藟

二雅

文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

厲宣幽

四牡南陔常棣

七月六月蠶

蠶書白華常棣

靈臺采芑正月

伐木華黍南山有臺

小旻車攻小弁

天保由庚

小宛吉日巧言

采芣崇丘

民勞鴻雁何斯

出車由儀

板蕤燎巷伯

杕杜蓼蕭

蕩沔水谷風

棫樸

湛露

抑

鶴鳴

采芣

旱麓

彤弓

桑柔

祈父

大東

靈臺

菁菁者莪

白駒

四月

縣

文王

黃鳥北山

思齊

大明

猗猗舞臺

下武

斯干

小明

大雅有聲

無羊

鼓鍾

生民

雲漢

楚茨

行葦

松高信雲山

既醉

丞民甫田

泉驚

韓奕大田

假樂

江漢
騶虞

公劉

常武
靈臺

洞酌

桑扈

卷阿

駕鵞

頽弁

車

青蠅

蓬蓬

魚藻

采芣

角弓

苑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絲蠻

鉶葉

斷石

莛華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謬謬得以粗備傳於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挹焚餘殘脫之

寶齋

瞻印

召是

經倏倏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
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
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
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
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
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
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
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善惡

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之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不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析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辨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自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厯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

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外志皆顛倒

錯亂不可復序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此鄭氏

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
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
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
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
圖庶幾一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爾夫盡其說而不
通然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哉凡補譜十有五補其
文字二百七

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
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

周公已下即
用舊注云

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

譜復完矣

鄭氏詩譜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澂

謄錄監生臣李維裕